



國科會哲學學門年輕學者培育計畫 2010 成果發表會簡介[#]

林正弘*



一、緣起

國內哲學研究近年在許多領域都有新血注入，不時帶動新的研究動力。而各領域資源彙整工作業已陸續進行，哲學中心相繼成立。但國內哲學學群人數不多，且哲學領域非常寬廣，學者很難找到專題研究團隊。長久以來單打獨鬥的研究習慣也阻礙了哲學學群間的互動，未能發揮切磋討論的功能。我們需要從根本來解決這個問題。國科會「哲學學門年輕學者培育計畫」的

[#] 作者感謝王一奇（中正大學哲學系副教授）、王榮麟（台灣大學哲學系助理教授）、史偉民（東海大學哲學系副教授）、蔡政宏（東吳大學哲學助理教授）、何建興（南華大學宗教學研究所副教授）、古秀鈴（東吳大學哲學系博士後研究員）等提供資料協助撰文。

* 林正弘，東吳大學哲學系客座教授，前台灣大學哲學系教授。

推動目標，即在透過培育國內具有潛力之年輕哲學研究人才，達成研究國際化、成果具體化，以及交流網絡化。

「研究國際化」方面，主要指的是：積極並有效地與國際上優秀的哲學研究者進行切磋交流，使得哲學人才與國際上的哲學研究者能有競爭、合作的關係。「成果具體化」方面，培育學者必須將其研究成果發表至國際哲學期刊，藉由投稿厚植研究能力。「交流網絡化」方面，培育學者彼此交流資訊，建立經常性的溝通管道，進而帶動年輕學者加入。我們期待透過這樣的培育計畫，能夠建立一支堅強的哲學研究團隊，提升國內哲學研究的水準。

此計畫每年將舉行成果發表會，培育學者發表其研究成果外，也讓其他學者分享與國外學者討論的經驗，並傳遞新知。培育學者的每一次學術活動，皆須於活動完成後，即向計畫主持人提供簡要報告。此簡要報告將在定期的座談會中提出，以互相瞭解彼此的進度，交換經驗。

二、舉辦情形

此次計畫所延攬的年輕學者專長橫跨中國哲學與西洋哲學，且皆有發表論文於國際期刊的經驗。在過去一年中，計畫成員藉由與國外教授面對面討論或於國際會議宣讀論文，不僅呈現研究成果，也帶回國外最新的研究方向與資訊。本計畫於 99 年 5 月 8 日舉辦成果發表會，儘管所屬領域不同，每位成員皆熱誠參與討論，中西哲學的交融愈臻成熟。國科會哲學學門召集人鄧育仁教授及本計畫總主持人（即本人）也全程參與。茲將每位成員研究的議題介紹如下：

(1) 王一奇教授發表“Skeptical Conclusions”一文，處理的是知識論中的傳統挑戰——懷疑論，此文已為國際期刊 *Erkenntnis* 所接受刊登。其於論文中檢視兩種懷疑論立場——外在懷疑論（outer skepticism）及內在懷疑論（inner skepticism）——並論證知識論中的外在論，如相干反例主義（relevant alternative theory）、脈絡主義（contextualism）、諾齊克（Nozick）的知識條件分析、可靠論（reliabilism）等，只能回應外在懷疑論，而知識論中的外在論及可錯式（fallible）內在論皆無法回應內在懷疑論。文中最後並說明不可錯式（infallible）的內在論即使可以回應內在懷疑論，但卻是難以成立的。



論文中首先指出兩種懷疑論的結論：對某個主體 S 與命題 P，第一種結論是「S 不知道 P」(S does not know that P.)，第二種結論是「S 不知道是否 P」(S does not know whether P.)，並將第一種結論歸給外在懷疑論者，第二種結論歸給內在懷疑論者，進而從這兩種結論出發來論證外在與內在懷疑論的區別。

王一奇教授在其主要論證步驟中提出縝密的分析及見解，如：「S 不知道 P」預設了 P 為真，但「S 不知道是否 P」沒有預設 P 為真。又如：兩種使用在懷疑論論證中的可能性概念。一種為反事實的可能性 (counterfactual possibility)，常用的表達方式為 “It might have been that P”，這樣的可能性概念表達了基於事實為「非 -P」的情況下，反事實的可能為 P。另一種為開放的可能性 (open possibility)，或稱為知態可能性 (epistemic possibility)，常用的表達方式為 “It might be that P”，而這種可能性表達了對「非 -P」的質疑，但並沒有基於「非 -P」為事實認定。

王教授進一步刻畫兩種型態的懷疑論。對外在懷疑論者而言，基於對真實世界的認定，他們提出許多反事實的懷疑的可能性（如作夢的反事實可能性、桶中大腦的反事實可能性等）來挑戰知識主體對命題的理據 (warrant)，以得出他們的外在懷疑論結論。對內在懷疑論者而言，他們提出知態的可能性（將作夢的知態可能性、桶中大腦的知態可能性等）來反駁關於真實世界的預設，並據此來挑戰知識主體對真實世界的認定 (identification)，以得出內在懷疑論的結論。論文中並建議將笛卡兒式的懷疑論理解為內在的懷疑論。這兩種型態的懷疑論反應了兩種知識的概念：對應於外在懷疑論的知識概念要求知識主題對命題有足夠的理據以「追蹤命題的真假」(truth-tracking)，而對應於內在懷疑論的知識概念要求知識主題對命題有「確定性」(certainty) 以正確的認定命題為真。

王教授企圖論證外在論只能回應的外在的懷疑論。首先論證，知識論中的外在論有三個特性：(a) 透過預設某些命題為真來對真實世界做預設，(b) 利用某些外在的知識原則選取一組反事實的可能性，(c) 指出懷疑論的可能性不在選取的反事實的可能性中。基於這些特性，外在論只能回應外在的懷疑論，因為外在的懷疑論者不可避免的接受一些關於真實世界的預設，而這些預設是內在懷疑論者所反對的。而無法回應內在懷疑論顯示出外在論無

法捕捉某個知識的重要面向，也就是無法捕捉知識主體正確認定命題為真的面向。接著指出，可錯式的內在論亦無法回應內在的懷疑論，因可錯式的懷疑論並不足以提供內在懷疑論所要求的確定性。雖然不可錯式的內在論可以提供內在懷疑論所要求的確定性，但這種內在論的可能性是非常值得懷疑的。

此篇論文論證了內在懷疑論是難以回應的，甚至是無法回應的，但王一奇教授最後提出了另一個可能思考方向：內在的懷疑論所要求的確定性並不反映知識在人類真實生活中的特性。在人類的現實生活中，人們不可避免的對我們所生存的環境及世界有所預設或假定，這些預設及假定提供了人們行動及科學實踐的基礎，而我們的知識也不可避免的根源於此。基於這樣的想法，知識論中的外在論恰當的捕捉了這樣的特性，即使其無法回應內在懷疑論。

(2) 王榮麟教授研究的是目前方興未艾的生物哲學，此領域結合當代生物學、演化論、與物理學而形成議題，相當引起學界的重視。其所發表的“Could Biology be Reduced to Physical Sciences?”挑戰的是物理化約論的權威 A. Rosenberg 的論證。從十七世紀以來的物理學發展可說是沿著化約論的方向在進行：如，原本分屬月上與月下兩個不同研究領域的天體運行現象和地面落體、拋體的運動現象，都被成功地統合化約到 Newton 的運動定律與萬有引力定律。浮體、流體、和熱等等的現象也被成功地化約到 Newton 的力學。光、電、磁的現象則是被統合化約到 Maxwell 的電磁學。而就化學的發展來看，Dalton 的原子論成功地把化學反應發生時所遵守的規律性（定比定律和倍比定律）化約到原子層次上的結合與分離原理。廿世紀的化學家則進一步把化學元素之間合成的規律性化約到原子和次原子之間的鍵結原理；如此的鍵結原理又進一步地被化約到量子力學。

生物學能否同樣比照辦理？基本上，反對化約論在生物學中成立的論證有三。第一個論證，生物哲學家發現，古典遺傳學無法化約到分子遺傳學。一方面，如 D. Hull (1974) 所論述，古典遺傳學中的語詞「基因」(gene) 無法只用分子遺傳學中的詞彙便加以定義。另一方面，由於古典遺傳學和分子遺傳學中都沒有真正普遍的、毫無例外的定律，所以無法由分子遺傳學推導出古典遺傳學中的所有概念。第二個反對化約論的論證則是由生物學家 E. Mayr



所提出。Mayr 指出物理科學追求的是臨近說明 (proximate explanation)，追蹤並指認整個時空因果連結鏈當中造成現象出現的臨近原因。例如，科學家可以臨近說明鹿眼蝶 (buckeye butterfly) 的翅膀上怎麼會有如此肖似貓頭鷹眼睛的眼點，也可以臨近說明哺乳類的眼睛怎麼會如此地聚焦。但 Mayr 認為生物學還尋求終極說明 (ultimate explanation)：當生物學家試圖說明生物現象時，他們會把現象視為是適應 (adaptation)，這樣的現象乃是接續不斷的隨機變異和天擇作用的結果，而這正是生物學真正有別於物理科學的特徵所在。第三個反對化約論的論證則是基於著名的生物學家 T. Dobzhansky 的一句名言：“Nothing in biology makes sense except against the background of evolution”。這句話的用意在於指出，所有的生物事件、狀態和過程都反映出天擇的運作。若 Dobzhansky 的名言屬實，則生物學中根本不會有純粹的臨近說明。

到底化約論在生物學中能否成立呢？Rosenberg 主張化約論在生物學中是成立的。根據王教授的分析顯示，Rosenberg 回應上述三個反化約論的論證的方式如下：首先，他同意古典遺傳學的確無法化約到分子遺傳學，但他認為化約論無須顯示古典遺傳學定律都可從分子遺傳學定律中導出，只須顯示分子遺傳學的說明可以補充、修正古典遺傳學的說明即可。其次，Rosenberg 以如何可能的說明 (how-possible explanation) 和為何必然的說明 (why-necessary explanation) 之間的區分來詮釋並設法取代 Mayr 在終極說明和臨近說明之間所做的區分。為何必然的說明，相較於如何可能的說明，總是提供了更多關於起因上必要條件的訊息，所以能夠補充、修正可能的說明。對 Rosenberg 而言，為何必然的說明只有在分子層次下才能給出。最後，為了回應第三個反化約論的論證，Rosenberg 一方面承認 Dobzhansky 之名言的為真，另一方面則設法論證天擇原理 (principle of natural selection) 乃是生物學當中唯一的一條定律，並且它是一條化學的基本定律，無法再從物理學的基本定律中推導而得。

根據王教授初步的檢視，Rosenberg 之達爾文式的化約論有以下的三個缺點：第一、當 Rosenberg 試圖以如何可能和為何必然之說明的區分來對應並取代 Mayr 之終極和臨近說明的區分時，他的論證已犯了丐題的謬誤，因為 Rosenberg 預設 Mayr 並不接受的論點，亦即他預設終極與臨近說明之間的區分只是程度上的差別。第二，當 Rosenberg 把天擇原理當作是化學的基本

定律，並且是無法再從物理學的基本定律推導而出時，他爲了贏得把生物學化約至化學的成果，所必須付出的慘痛代價是不再能夠把化學化約至物理學。第三，若 Rosenberg 否認天擇原理是有關生物系統的不可被推導出的定律，所根據的理由是這樣的一條定律會牴觸物理主義，那麼他必須也根據同樣的理由來否認天擇原理是化學當中的不可被推導出來的定律。他不能不這麼做，否則便犯下採取雙重標準而不一致的謬誤。

(3) 蔡政宏教授發表的論文題目是“Linguistic Know-How: The Limits of Intellectualism”。他在這篇論文中將英美哲學界中正熱烈討論的兩項議題聯結起來。第一個是知識論上的議題：實踐知識 (practical knowledge) 是否是命題知識 (propositional knowledge) 的一種？第二個是語言哲學上的議題：語言知識的形式爲何？第一個議題背後所要挑戰的是 Gilbert Ryle 長期以來廣爲哲學家甚或一般人所接受的區分，即 Knowing How 是有別於 Knowing That 的一種知識。第二個議題背後所要挑戰的是 Noam Chomsky 的命題式語言知識觀 (Chomsky 的說法頗多詮釋；可參見 Michael Devitt 的 *Ignorance of Language*, OUP, 2006)。蔡教授在論文中首先論證語言知識是一種實踐知識，而且此種實踐知識不是一種命題知識，其次他再由此結果指出智識主義 (intellectualism) 在理論上與運用上的局限，亦即至少有一種重要的實踐知識不是命題知識，亦即語言知識。在會中鄧育仁教授與王一奇教授都試圖站在智識主義的立場與蔡教授進行對話，特別是澄清智識主義者 Jason Stanley 與 Timothy Williamson 的理論企圖，以及命題式語言知識學說 (主要是 Jerry Fodor 的立場) 成立的可能性。蔡教授的這篇論文也即將於國際哲學期刊 *Theoria: A Swedish Journal of Philosophy* 出版。

(4) 史偉民教授此次以黑格爾《邏輯學》的判斷論爲主題，目的在於探討這個在黑格爾研究中困難的主題。Tübingen 大學的 Schick 教授嘗試由一般對於概念的理解出發，說明黑格爾的概念理論，並藉此導向他的判斷論。羅馬 La Sapienza 大學的 Pierini 博士由黑格爾對於上帝存在的存有學論證的批判，說明黑格爾何以認爲判斷是認識活動必然的環節。政治大學的彭文林教授則比較了巴門尼德斯、柏拉圖、亞里斯多德和黑格爾在陳述其存有論時所使用



的不同語句形式，指出他們之間的關係。最後，史教授檢視了黑格爾判斷理論的結論，並且仔細推演它們所蘊含的結果；他的結論是：黑格爾的判斷論其實並不真正以形式邏輯意義下的判斷為其對象，其用「判斷」一詞所指稱的，其實是一種他要批判的認識方式。如果史偉民的詮釋成立，那麼就有可能在近日有關黑格爾哲學的屬性的爭論——它是形上學抑或存有論？——之外另闢蹊徑，成立另外一種解釋。雖然屬於形上學解讀的 Pierini 對於史教授的建議有所保留，Schick 卻同意他的確指出了某些黑格爾判斷論所蘊涵的、然而向來為人忽視的結果，他所提出的詮釋，增益了對於此一困難章節的詮釋的光譜。

(5) 何建興教授所發表 “One Name, Infinite Meanings: An Analysis of Jizang’s Thought on Meaning and Reference” 一文，針對中國佛教三論宗宗師吉藏（西元 549-623 年）的語言思想，探討其於《二諦義》與《三論玄義》等書提出的「一名無量義」理論。當代國際學界的中觀學研究，對承傳印度中觀的中國三論宗論述無多，更少觸及吉藏的語言思想。另一方面，傳統中國哲學較欠缺有關字詞意義的哲學論述，吉藏的進路則有助於顯示其在「無得」與「空」等思想脈絡下，如何重新詮解佛教名相的意義與指涉。

此論文先概述吉藏的「無得」思想及其對「假名」概念的理解。其次，依序闡述構成此一理論的四種字詞釋義方式，亦即「隨名釋」、「因緣釋」、「顯道釋」與「無方釋」。於此，一字詞有四種乃至無量數的意義。實則，吉藏提出此四種釋義，目的在於以之為佛教名相的詮釋工具，藉以顯示他個人思想與大乘佛教經論義理的相應性。文中除配合吉藏思想，顯示此四種釋義背後的理據外，也探問這理論可能的現代價值。

開放討論時，有與會人士認為，文中論述尚需以更嚴密的方式呈現，也有學者指出吉藏思想同《易經》有相似之處。由於「一名無量義」一說頗違我人常識，有學者對此說完全不以為然。此中問題其實也在於，發表人試圖將此說從佛教詮釋脈絡延伸至一般語言哲學層次；這結果雖然看似背謬，但或許有助於消解我人因對於字詞意義的偏侷理解，所引生的實體化、固定化與本質化的思惟習性。

(6) 魏家豪教授發表“A Ragbag of Odds and Ends? Zhuangzi 26 as Philosophical Collage Writing”一文，主張莊子一書並不如多數哲學家所認為的「雜纂而成，各章意義不相關聯」。其以第26章為例，分析其中各節次所展現的論證過程及一貫的主旨。實則，中國哲學與西洋哲學對話以來，兼容了西洋哲學的分析技巧，重新審視中國哲學意涵，此種進路廣為國際所接受。而在融聚出另一波中國哲學議題討論前，的確需有多方的心血注入，為中國哲學提供新的詮釋。

三、成果

我們發現，藉由此計畫推動年輕學者積極參與國外教授的討論，並互相切磋討論，活絡了整體研究氣氛、強化了研究潛力。除了成員的論文相繼為國外期刊所接受外，國外的會議也陸續提出邀請。我們樂見這樣的效果能持續並發揮影響力。此外，我們希望延續第一年的成果，在第二年的計畫實行中，更廣邀其他傑出的年輕學者加入，涵蓋更多哲學議題。